

# 音像

## 紀錄曾文溪

河道再怎麼變遷，無法抹去人文足跡  
更無法抹滅滴在砂土上的血汗  
庄稼漢、打魚郎……  
呵護著土地、疼惜著大溪，  
真誠的心，回報無私的賜與，  
勤奮的一群人，正在寫感恩的歷史



## 人鳥戀相看兩不厭

原本從事結婚錄影工作的陳榮華，四年多前接受一件拍攝曾文水庫與曾文溪鳥類的委託案，便一頭栽入鳥類攝影。之後，從發源地的阿里山鄉到出海口的七股鄉，幾乎踏遍曾文溪流域的每一處，而謙稱原只認識麻雀的他，三年內尋覓並紀錄了一百二十餘種的鳥類蹤影；第四年開始拍植物，又是一年的時間。

連續四年多，陳榮華用攝影機紀錄曾文溪流域的聲音與影像，案子結束了，他被環境與大自然感動的心，至今卻一直無法平靜下來。他自忖認識的不只是動植物，而是一份對大自然的崇敬，對河流的感動，還有對土地的關懷。

拍了四年的曾文溪後，在與河川、自然、環境與動植物的互動中，陳榮華發下宏願，希望有生之年投入曾文溪動植物與生態環境的完全紀錄。他有感而發地說，如果將土地比喻為一個人，河川則猶如血管，流域的自然景觀與環境就是人身上的組織。保護自然環境，維護河流原貌，尊敬我們生長的土地，才能讓我們更健康地發展。而他所紀錄的動植物是一個指標。

每次提到曾文溪，陳榮華臉上表情常有不同的變化，時而興奮或感動的談他發現河川與自然環境的美；時而緊繃眉頭卻又激動的說：「大家似乎不太重視河川。動植物、景觀、人

文等所有看過與感受到的一切，消失太快了。」他想不透，為什麼才幾年的工夫，變化怎會如此快速呢？

## 自然生命急速消逝

開發墾殖太快、太多，環境遽變，整條河川與流域景觀及物種的變化，快得令陳榮華既熟悉卻又陌生，這一切可以說大部份源自人類的貪婪欲念。

四年多前，在曾文溪上游山區村落，常可找到一整窩的八色鳥，但是近兩年來，只能偶爾聽到鳥叫聲，難再有驚艷的台灣特有種鳥類跳躍在眼前的枝頭。

最令陳榮華難忘的是，三年前的乾季到曾文水庫，追蹤一隻連續幾天停棲在固定枯枝上的魚鷹；於是前一天晚上就到水庫底的草叢裡，摸黑架好掩蔽帳，再蓋上乾草，等到天亮魚鷹再現。結果魚鷹完全沒察覺他的存在，而且停在更接近他的枯枝上，蓄勢俯衝捕魚；精彩的過程全部都拍下來，還包括停棲在枯枝上吃魚的饞像，此景是他百看不厭的畫面之一。

陳榮華說，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驗，不到十公尺的近距離全程觀賞，而且魚鷹絲毫沒有察覺他的「偷窺」；感動之餘，他不想驚擾魚鷹，於是等了六個小時，確定魚鷹已飽餐飛走後，他才離開現場。

## 經建復育生態衝突

溪流與上游山區環境破壞雖稍停止，但是人為破壞卻日復一日進行著，包括嚴重的捕鳥違法行為；鳥網在山谷和林間的數量未曾減少過。有些是果農惟恐野鳥肆虐，而架網阻止；有些則是市場所需的濫捕，包括鳥店搶手的畫眉鳥，還有各種美麗又威嚴的猛禽類等。只要愛鳥人不要飼養，就不會有人設陷阱去抓鳥。

提到植物的拍攝過程，陳榮華強調說，很多人認為植物是不動的，很少會去主動觀察，但是長期觀察植物卻使他對這塊土地有深一層的認識。不同季節變化的植物，有著豐富的模樣，植物的生長情況卻也直接反映了土地、水源與河流的關係，人對環境的改變和大自然的影響，從觀察鳥類與接觸植物中，可以完全體會出來。

在人與土地、河流和大自然的對話中，陳榮華略帶滿足的笑容說，似乎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。他呼籲現代人多與河流、環境接觸，心靈上的滿足與所得絕非金錢買得到或是學校可以學得的。畢竟「今日鳥類、明日人類」的比喻是貼切的。他也很希望將連續四年多觀察曾文溪的種種心得，分享給所有人。

「經濟建設永遠可以用錢買得到或更新，但是消失的自然生物與生態，只要發生滅絕，將永不復還。」中華民國濕地保護聯盟的一位義工，將方力行教授的一席話，手寫壓在辦公

桌的玻璃下，警惕自己；也令許多看過的人，認真省思當下的環境變遷。

## 汙染成災終結生態

台灣各地因為不當利用所造成的河川汙染現象，普遍見於各溪流的上、中、下游，而曾文溪當然也無法倖免，這包括了過度的人為開發，與隨之而來的大量工業汙水與家庭廢水等。

曾文溪進入台南縣之後，所經之處大多是人口密集的平原區，河堤兩岸多已開發，除了河道的修築，枯水期的河床非法耕種更極為普遍，已大幅改變原始風貌，並縮減河道，影響行水區之暢通。不僅是鳥類棲息繁殖區，連魚類棲地也早已破壞殆盡。

儘管曾文水庫的興建，成功的將上游溪水截取集中在水庫，解決了民生、工業與灌溉等用水窘境，卻也造成僅剩少量水源流入溪中，還混雜著大量汙染源的工業廢水、畜牧汙水及家庭廢水等，留給河川魚類使用，十分不公。

民國八十六年，台南縣政府委託方力行教授的調查資料中，已顯示河川水源不當利用的嚴重性。尤其是，曾文溪的中下游有些地段，已經沒有魚類生存的跡象；例如玉井到麻善大橋段的監測站，長期的監測中，竟無法發現魚類存活。其他地區，只剩河口因為有大量海水

稀釋，降低汙染程度，仍得以保有豐富的魚類。

因此，曾文溪出海口附近的七股地區保育團體，包括愛鄉協會、黑面琵鷺保育中心和七股潟湖國家公園促進會等，一再呼籲政府單位，不要開發仍保有豐富動植物生態的河口濕地，不要將工業區蓋在河口，不要把潟湖變成嚴重汙染源的煉鋼廠和七輕，而噪音汙染源嚴重的國際機場也得要重新評估。

方力行教授在調查研究資料中指出，上游水庫截水、截砂，加上民眾違法抽取地下水等，使得河川周邊土壤及地下水層鹽化，河口淤灘地形亦為之改變，海水入侵至內陸情況嚴重，海水甚至入侵至離河口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橋附近河段。雖然增加了河口性魚類，卻也相對減少了淡水魚類的棲息環境。

多年來，不少保育團體與專家學者投入七股潟湖的調查研究，發現七股潟湖魚群種類非常豐富，就連世界知名的保育專家珍古德博士，前往搭船遊湖，見漁民拉起定置網後都可發現海馬與河豚等，不由得站出來疾呼：「請政府單位保留潟湖與河口濕地，不要任意開發。」

在台南縣河川湖泊魚類誌中，方力行教授語重心長的提出呼籲，所謂「河川魚類」，其實與我們傳統的認知不同，它們的生存不在河川本身，而在湖泊、埤塘、水庫、河口及潟湖區等。因此新市鎮的開發、高鐵興建、七股工業區和國際機場建設等，都不能只用傳統工程

的角度去思考、規畫、設計，一定要考量淡水資源的特性，才有機會讓經濟、生態、環保及自然資源共存共榮。

從國民小學的基礎教育中，我們一直教育小朋友不要破壞自然環境，生態循環一旦消失將難再回復，否則繼之而來的苦果，得由扮演破壞者的人類來承擔。以前幾年賀伯風災為例，曾文溪上游的土石流埋村等大災難的怵目驚心，都是大自然無情反撲的結果。

歐美先進國家中，只要有河流經過的地方，必定形成各種不同的觀光資源與景點；即使穿越城市的河流，也是民眾休憩區或城市特有的景觀區。反觀曾文溪中下游經過的地方，卻是慘遭蹂躪，河床濫墾、畜牧廢水、家庭廢水和工廠廢水等污染源，隨處可見；唯一看不見的是法令的規範、嚴格的執法單位和主動出面解決的政府單位。

當然，有不少曾文溪流域的居民反駁說，曾文溪比台灣其他溪流好多了。的確，曾文溪是比同縣境的二仁溪、鹽水溪好得多，但是好壞的標準為何？有無官方的標準呢？在台灣邁向國際化的腳步中，溪流的环境保育也要國際化，官方的權責亦有待釐清，執政者也需要給所有民眾一個明確的永續經營管理目標。

其實，河川的整治過程，與當下最熱門的話題「教改」，應該都植基於相同的邏輯：須由上而下才能貫徹。人人怕錯而不做，民眾更不清楚該以什麼態度來對待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土地與河川。

## 政府消極財團進逼

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一日，行政院環保署通令，當日起省市各行政區內的河川行水區（即河床），禁止堆積垃圾。可是諷刺的是，生效日的前一天，全省還有二十二個鄉鎮市，仍將河床當作垃圾棄置場。曾文溪口南岸的城西垃圾掩埋場與焚化爐，更是不顧保育團體的勸告，砍伐防風林與珍稀的欖李純林，以闢建垃圾場。

民國七十七年，工業污染防治季刊第二十七期，一篇由台灣省環保處技正撰寫的〈以海埔地做為垃圾掩埋場之芻議〉中指出，全省家庭每日一般垃圾量約八千七百公噸，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七點六二，共二百九十四處垃圾場不合乎衛生掩埋標準，其中八十八處位在河川公有地。

事隔多年，八十八處河川公有地的垃圾掩埋場垃圾不會憑空消失，隨之而來的是垃圾滲出水對地下水層的汙染，對河域與海洋的汙染也不斷發生，這是河川對自然環境最大的潛在危機。八十七年底的曾文溪口，因南岸的垃圾場汗水外滲，所有的養殖文蛤一夕死亡，即是一例。

早已公告為水鳥保護區的彰化大肚溪口，縣府不顧保育團體建言與民眾反對，仍開闢了二十六公頃作垃圾掩埋場。相較於日本的福岡垃圾場，雖是以科技傲人的國家工程，卻也因

二次汙染事件，坦承錯誤而停工，國內政府單位對環境的認知，撇開利益論不談，恐怕只有「無知」一詞可以形容。

國際間早在六〇年代末期，即開始對濕地生態系的重要有了共識，並於一九七一年簽定國際拉姆薩公約，同時強調明智利用濕地的重要性。根據公約第一條指出，濕地定義為「不論天然或人為、永久或暫時、靜止或流水、淡水或鹹水，由沼澤、泥沼地、泥煤地或水域所構成之地區，包括低潮時水深六公尺以內之海域。」

因此，河川即是集多種型態的豐富濕地，若將河川採濕地角度來探討現有法令與行政單位的紊亂現象時，即可發現河川與水資源在法源管理上的薄弱與尷尬之處。例如，在憲法的增修條文中，將濕地畫分為自然保育類、土地利用類、經濟發展類、觀光遊憩類和汙染防治類等五大類。

自然保育類中，有現階段環境政策保護綱領、漁業法、森林法……等等十一種法令；土地利用類，有國土綜合開發計畫、土地法、國有財產法、區域計畫法、都市計畫法……等等十五種；經濟發展類，有水利法等七種；觀光遊憩類，有發展觀光條例與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等二種；汙染防治類，則有水汙染防治法等七種。

不論將河川定位成濕地，或單純以河川的角度來思索，這五大類法規也都適用於曾文溪的管理之上。事實上，五大類法規卻涵括了四十二種不同的法令與數不清楚的有關執行單

位。大家都可管，卻也是大家都不管的窘況，責任歸屬永遠都不清楚，造成現今河川管理困難的亂象，完全沒有永續發展的方向性可言。

## 絕不賣地的阿林仔

住家溪口漁村，兩鬢灰白、後腦袋頭髮稀疏的阿林仔，身材瘦高黝黑，經常有人猜他五十多歲，實際年紀只有四十三歲。從小就跟著父母親住在曾文溪出海口的小漁村裡，國中畢業後幫家裡種田和養文蛤，偶而開著膠筏出海去下網，撈些海魚回家吃，或是送給鄰居、親友打打牙祭。

離開學校生活約二十年來，阿林仔很滿足他目前的生活方式，不過他的直言快語，卻也無形中得罪了不少村人。有一次，他看毗鄰田地的地主，請來怪手開挖，載走一車一車的土，一問之下，竟發現是地主兒子不願接手洋香瓜栽種，請來怪手挖土去賣，再變成漁塭租人養石斑魚，獲利是土地出租的幾倍高。

阿林仔不解的去問地主家的三個兒子，可能因口氣太衝，卻遭二兄弟聯手一頓打。

約半年後，有人來問阿林說，你田裡的土要不要賣給建商蓋房子用，賣幾十萬元後可以變成魚塭，租人或自己養魚都可以。但是阿林至今仍堅持不賣土，不開挖成魚塭。有所堅持的作風，也使阿林成為村中的話題人物，大家似乎搞不清楚阿林仔心裡想的究竟是什麼？



◆曾文溪河床的小番茄在市場上相當受歡迎。  
(邱勤庭攝)

五年前，阿林突然開始養蚵仔，有人問他說，為什麼這麼累呢？種田、養魚還養蚵呢？阿林說，七股工業區和濱南工業區，政府只顧有錢人和財團，所以可能都會過關開始動工，到時候整個溪口汙染嚴重，怎麼住人？更甬提種洋香瓜和魚塢的養魚和養蝦。我必須趕快趁這幾年工業區動工前，多養一些蚵仔，多賺點錢，才能供三個女兒上到大學。否則兩夫妻到工廠去，都會被老板嫌太老。

阿林仔開玩笑的語氣說，萬一工業區汙染太嚴重，還得賣房子多籌些錢，好準備「移民」東部或往大陸去，而他一年多養五十棚的蚵仔，運氣好的話，一年可賺上一百萬元，至少有五、六十萬元，很辛苦，但是苦得很快樂。

不過他的原則是，老父交代他的土地絕對不能開挖，老人家說「賣土是一件不吉利的事」，他不會作個違背父親交代的孽子。

### 溪埔作田 勤儉阿春

從麻豆嫁到營寮的「阿春」，今年五十多歲了，下起田來身手矯健，毫不輸給村裡的「少年仔」。

從小學在麻豆時就開始幫忙下田，種稻、種甘蔗、種番茄，練就了一身純熟的農事技巧與刻苦耐勞的精神，阿春卻謙稱說：「這些事，村裡像我一樣年紀的『歐巴桑』都會做，我



並沒有特別的能耐。」

阿春姨邊收割白蘆筍邊說，對岸的西港仔今年輪種抽到綠蘆筍，價格比白蘆筍好一點，希望明年能再抽到綠蘆筍多賣些錢，好給唸專科的兒子作為註冊和學校生活費用，還有這個小女兒唸台南市的私立高職，都在花錢。

邊說邊露出笑容的阿春姨說，這幾年的開銷增加許多，所以另外「綁」（台語，意即「租」）一塊田，種「聖女仔」（聖女小番茄），應該可以多賺一些錢。今年周休二日，小女兒每星期可幫忙兩天，多種一些。還有台糖契作的白甘蔗，也多了一個人力應付。

話還沒說完，一個路過的機車騎

◆西港大橋下的蘆筍田。（邱勤庭攝）





空中鳥瞰曾文溪的哈密瓜田。(邱勤庭攝)

士，停下車來說要向阿春仔買蘆筍，阿春仔一口回絕的說，這是農會契作，不能賣的，要買去農會或超市買。機車騎士再三央求，阿春姨仍不答應，才失望的離開了。

跟著阿春姨一起下田的小女兒抱怨著說，賣給別人價格比較好，農會也不會知道，為什麼不賣呢？阿春姨表情嚴肅的回應說，「以前的人說了就算，而這時候我還到農會蓋印章，只賣給農會的保證價格，阮哪可以背信賣給別人呢？做人不可以這樣啦，你們這些少年以後要在社會『行踏』，這點要多學學。」

問起對曾文溪農事栽種期許時，她卻反應強烈的說，「阮家三、四代都在曾文溪栽種，希望囡仔以後出去工作，不要再回曾文溪玩摸泥土的頭路啦！」

一再追問之下，阿春姨語調一轉，道出了她的心裡話說：「做農沒出脫，少年囡仔也沒有人要留下來做，而溪床的農地都是租來不能變賣現金；近年來家庭廢水和工廠水排入溪水，汙染問題愈來愈嚴重，政府也不敢管有錢人的工廠，我怎能相信孩子將來顧著這一塊土地還能賺吃呢？」

## 種香瓜目仔狀元才

在台南市農會洋香瓜栽種班受過栽種訓練的「目仔」，數數種瓜仔的日子也近二十年了，從安南農田種到曾文溪河床，他語氣堅定的說，他吃遍台灣各地的洋香瓜，還有日本出



名的靜岡洋香瓜，實在找不出比曾文溪河床的洋香瓜更好吃的產地。

也算是個洋香瓜栽種專家的一「目仔」指出，台南縣的東山、白河都有栽種洋香瓜，可能是土質因素差異，與曾文溪的洋香瓜氣味和外觀相同，但是口感則完全不同；如果拿日本伊豆半島的頂級洋香瓜一顆一萬元日幣的品質，和曾文溪一百元台幣的頂級洋香瓜相較，曾文溪產的洋香瓜是又便宜又好。

而台南縣市種植的洋香瓜可說是通稱，大致是縐皮的哈密瓜，與青皮的洋香瓜等，再細分的話還各有二種以上，最出名的是「蜜世界」，以口感

◆曾文溪河床的洋香瓜田。（邱勤庭攝）

超甜出名。至於西瓜則是西港到麻豆一帶河床種植，是台灣夏季西瓜的大宗。西港大橋以西大多是洋香瓜為主。

目仔毫不諱言的說，種洋香瓜真的有賺到錢，但是真的是辛苦錢，不過比上班族的主管級薪水還好。因此，他兒子高中畢業後，就跟著他一起種洋香瓜，所有的技術也都全教給兒子，即使工業區建了、水汙染了或農地汙染了無法在台灣種，他也會帶著兒子到大陸或東南亞去種出頂級的洋香瓜。他相信近二十年來在曾文溪訓練出來的栽種技術，絕對可以「走天下」的。

儘管「目仔」種瓜技術一流，他仍憂心忡忡的表示，很多人栽種的過程很「夭壽」，農藥用量太多，化學肥料濫用，如果不趕快改用有機肥改變土質，加上定期休耕等來改變土質，土地跟人一樣會「過勞死」的。土地生病後，恐怕難以復元，到時候即使有田都沒辦法種出什麼東西來。

在健康飲食與環保意識抬頭的潮流之下，「目仔」也指出說，麻豆善化一帶已經有人開始改用有機栽培，就像他小時候用天然肥料的栽培，遵守不使用農藥的原則，不但可以改良土地，也會使種的各種瓜果類更香更甜。雖然他不太懂有機栽培，他希望農會能開班授課，教大家種有機蔬果，以後加入WTO，外國水果來襲，台灣的瓜果品質將不怕沒有競爭力。

現代化社會的發展，漸使農村部落倍感壓力，曾文溪畔的各農村情況也相同。不少老農

人都感嘆說，愈來愈少年輕人願和老一輩守著代代相傳的土地繼續耕作，例如曾文溪瓜果收成時，曾文溪畔農村人口外流太嚴重，根本看不到年輕人回家幫忙，只是出外工作，生了小孩就往家裡丟，幾乎都不碰任何農事了。

目仔就指出，鄰村的福德伯，從父親手上接下七甲多的土地和河床瓜田，但是兩個兒子已經把村外的土地賣掉三、四甲，一年換一輛賓士跑車，村裡人都搞不清這兩個少年作什麼生意，怎麼敗得這麼快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一、《台灣海岸濕地生態保育研討會論文集》
- 二、《台灣紅樹林導覽》 郭智勇著 大樹出版社
- 三、《台灣賞鳥地圖》 吳尊賢／徐偉斌合著 大樹出版社
- 四、《台灣海岸濕地保護策略與法制研究》／中山大學海洋環境研究所劉靜靜碩士論文
- 五、《台南縣河川湖泊魚類誌》 韓僑權／方力行著 台南縣政府出版
- 六、中研院動物所魚類生態與進化研究室曾文溪流域魚類分布資料庫
- 七、邵廣昭（1995）曾文溪流域之魚種組成及魚類群聚之初步研究／《台灣西部環境變遷及資源管理之研究》論文集。中央研究院動物所。
- 八、陳義雄、邵廣昭、方力行（1994）曾文溪口迴游與河口魚類及其分布之調查研究。第三屆「如何減少沿海

地區開闢工業區後對環境之衝擊」研討會論文摘要。

九、陳義雄、邵廣昭、方力行(1991) 台灣南部河口紅樹林區之鴉虎魚類相之初步研究。海岸濕地生態及保育研討論文集。